

7555

梁羽生著

萍劍江湖

(四)



香港書局出版

目次

三十一 舊遊人杳……………三

三十二 喋血京華……………三五

三十三 假冒同行……………六五



廖凡大吃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，繆長風來了！」

三十一、舊遊人杳

飛花時節，垂楊巷陌，東風庭院。重簾尚如昔，但窺簾人遠。

燕底歌聲二上燕，一聲聲伴人幽怨。相思了無益，悔當初相見。

——朱竹垞

正自心亂如麻，躊躇不定，忽聽得玄風道人喝道：「那一條道上的朋友，為何躲躲藏藏，光明正大的出來吧！」

躲在雲台後面偷聽的陳光世只道是已給他們發覺，剛要應聲而出，只聽得有人縱聲笑道：「我早已在這裏了，你們都是睜眼的瞎子，怪得我麼？」

炎炎和尚等人抬眼向笑聲來處望去，只見就在他們前面的一棵樹上，坐着一個氣宇軒昂的黑衣人，身形隨着樹枝起伏不定。

那個「葛老二」是個暗器高手，有人藏在附近，他這個暗器高手竟沒發覺，自覺無顏，想要在同伴面前挽回面子，一抖手發出了七種不同的暗器喝道：「給我滾下來吧！」

黑衣人也不知用的是什麼手法，只聽得一陣叮叮噹噹之聲宛如繁弦急奏，葛老二所發的七種不同的暗器，全都反打回來！

饒是葛老二擅於接發暗器，也給他鬧得手忙腳亂，那人反打回來的勁道比發出去的勁道大得多，他接了一枝袖箭，一枝鐵蓮子，跟着來的鐵蒺藜他可不敢接了，只好一個懶驢打滾，身軀倒下，這才堪堪避開。鐵蒺藜幾乎是貼着他的額角飛過。玄風道人見勢不好，長劍出鞘，一招披風劍法，替他把其餘的四種暗器打落。

葛老二尚未爬起身來，那人在大笑聲中已是從樹上躍下，衣袂飄飄，翩然而至，說道：「我遵命來啦，你却怎的躺下去了？有何指教，站起來說吧！」

陳光世在石碑後面偷看出去，看清楚了這個人，不由得又驚又喜。原來這個人是紅纓會的舵主厲南星。

紅纓會在江湖上是僅次於六合幫的第二個大幫會，前任幫主公孫宏早已告老退休，厲南星是他女婿，繼承了他的幫主之位。他和金逐流年紀相若，交情最好，在武林中也是並駕齊名的。陳光世在泰山之會曾見過他。

玄風道人却不認識厲南星，怒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胆敢偷窺我們說話！」炎炎和尚連忙說道：「玄風道兄，這位是紅纓會的厲總舵主！」玄風道人面上一陣青一陣紅，

但說出的話收不回來，只好硬着頭皮冷笑說道：「是紅纓會的總舵主，那就更不該鬼鬼祟祟的偷聽人家說話了。」

厲南星淡淡說道：「誰叫你們瞎了眼睛，什麼地方不好談話，偏要在我的身邊嘖嘖呱呱的說個不休，嘿，我不想聽也聽見了，你們商議的事情也不見得光明正大呀！哼，你們商議的是謀財害命不是？我都聽見了，你們怎麼樣？」

玄風道人與炎炎和尚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同聲喝道：「那就唯有把你殺了滅口了！」厲南星一聲長笑，冷冷說道：「憑你們這點微末的道行，就想殺我？也好，且看誰向閻王殿上報到吧！」長笑聲中，寶劍出鞘，倏地抖起三朵劍花，分別向對方三人刺去。那個葛老二早已爬了起來，使一對判官筆。加入了戰團。

玄風道人有意炫露他的亂披風劍法，東刺一劍，西刺一劍，看似雜亂無章，劍柄微微搖晃，忽然間，一柄劍化成兩柄，兩柄劍化成四柄，四柄化成八柄，幻出了千重劍影，登時把厲南星的身形罩住了。

躲在雲台後面偷看的陳光世看得目眩神搖，心裏想道：「怪不得這牛鼻子臭道士胆敢誇口，他這劍法果然頗為不凡。我要不要出去幫忙厲叔叔呢？」

心念未已，只聽得厲南星冷笑道：「亂披風劍法本來也算得上上乘劍法，可惜你練

得不到家。」要知厲南星是劍術的大名家，在陳光世眼中認爲高明的劍法，在他看來，却是算不了什麼。

只見他徐徐出招，劍勢甚緩，劍尖上好像掛着千斤重物似的，東一指，西一劃，但却隱隱挾着風雷之聲。說也奇怪，玄風道人那麼奇幻迅捷的劍法，竟是一到他身前八尺之內就給迫開，連他的衣角都沒沾上。

炎炎和尚喝道：「讓你也見識見識我的火龍功！」雙掌連環劈出，一口氣劈出了六六三十六掌，熱風呼呼，連躲在雲台後面的陳光世也感到熱得難受。

厲南星又是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黃昏日落，荒山苦寒，多謝你的火龍功暖了我的身子。」單掌拍出，登時就像在炎炎的夏日吹來了一股清風，令人舒暢之極。

那葛老二本領稍弱，但判官筆點穴的功夫却也頗爲了得，厲南星以一敵三，傲然不懼，但在迫切之間，却也無法取勝。

激戰中厲南星以掌對掌，以劍對劍，一招「鷹擊長空」，迫令炎炎和尚回掌自保，右手長劍劃了一道圓弧，化解了玄風道人一招七式極其複雜的劍招。葛老二以爲有隙可乘，雙筆一分，分點他兩脅的「期門穴」，厲南星喝道：「米粒之珠也放光華！」反手一劍，緩慢的劍勢突然間快如閃電，只聽得噹的一聲，火花四濺，葛老二右手的判官筆

只剩下半截，嚇得他連忙後退。

就在此時，玄風道人也猛地喝道：「撤劍！」青光疾閃，急刺厲南星虎口。他的亂披風劍法擅於尋瑕覓隙，這一劍當真可以說是攻得恰到好處。厲南星剛剛削斷葛老二的判官筆，攻守之勢，未能立即轉換。

陳光世正自心想：「我該出去幫忙厲叔叔了。」那知厲南星的身法比他的動念還快。

在這電光石火之間，只聽得厲南星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不見得！」身形平地拔起，長劍向前伸出，拍在身前數尺外的一根石柱上，這一借力，儼如鷹隼穿林，登時掠過石柱，躍到石碑後面，那地方正是陳光世藏身之處。

陳光世張大嘴巴，「啊呀」一聲却還未叫得出來，就給厲南星掩住。

厲南星掩住他的嘴巴，在他耳邊小聲說道：「你切不可給他們發現！」放開手，一個轉身，又躍出去了。

玄風道人和炎炎和尚剛好跳上，厲南星站在最上一層台階，居高臨下，刷刷兩劍，左一招「李廣射石」，右一招「玄鳥劃砂」，勢道凌厲之極，玄風道人回劍自保，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炎炎和尚的僧袍却給他削去一幅，兩人一驚之下，都是不由自主的接

連退了三級台階。厲南星佔了地利，已是立於不敗之地。

玄風道人喝道：「有胆的你下來！」厲南星哈哈笑道：「有胆的你可別逃！」果然便跳下去，一招「鷹擊长空」，把玄風道人和炎炎和尚迫得退下台階，又在平地上和他們交鋒。厲南星是因爲不願意讓陳光世給他們發現，故此寧願放棄居高臨下的地利。

陳光世是個聰明人，吃驚過後，仔細琢磨，已是懂得厲南星的用意，心裏想道：「不錯，現在他們尚未知道我已知道他們的秘密，我可以在暗中行事，比厲叔叔出面，方便得多。若是給他們發覺，至少到三河縣救人，就沒有那麼便利了。」

厲南星和三個強敵再度交鋒，過了半支香時刻，仍是不分高下，天色已暗，暮靄含山，天色已是將近入黑的時份了。玄風道人與炎炎和尚都是同樣心思，決不能容厲南星活着下山。炎炎和尚把火龍功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玄風道人把亂披風劍法使得凌厲無前，葛老二本領雖稍差，剩下的一支判官筆也像一道銀蛇，繞着厲南星的身形飛舞，筆尖所指，不離三十六道大穴。

只見厲南星出劍收劍，似乎漸漸顯得有點窒滯生硬，陳光世暗暗吃驚：「好漢敵不過人多，久戰下去，只怕厲叔叔會有閃失。」炎炎和尚那熱呼呼的掌風，饒是陳光世躲在雲台後面，也是感到越來越難受。

陳光世心裏想道：「雖然我是不能讓他們發覺，但厲叔叔受困，我焉能袖手旁觀？不如我用冰魄神彈暗中助他，敵人未必知道。當真給他們發覺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」

陳光世却不知道，厲南星此時之所以採取守勢，乃是因為他正在默運玄功，準備反擊的。

冰魄神彈乃是陳家的獨門暗器、武林異寶，它是用唐吉古斯山上冰窟之中的萬載玄冰提鍊成的，別的暗器講究的是準頭和勁力，只有冰魄神彈是仗着本身的陰寒之氣傷人。

雲台下面，劇門方酣，陳光世偷偷彈出一顆冰魄神彈，想道：「厲叔叔練有正宗的上乘內功，陰寒之氣，料想不會誤傷了他。這野和尚的什麼火龍功却是非給我的冰魄神彈剋制不可！」

冰魄神彈見風即化，何況是飛入了好像是從鼓風爐中噴出來的熱風裏面。這顆冰彈彈將出去，無聲無息，下面的人果然都沒發覺。

炎炎和尚正在把火龍功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忽地感到一股寒氣，奇寒刺骨，氣血不舒！在運功的緊要關頭，那容得這樣突如其來的侵擾，炎炎和尚凝聚在掌心的熱力發不

出去，倒湧回來，不由得大吼一聲，口噴鮮血。其他兩人却比較好些，玄風道人功力深厚，只是打了一個乞嗤；葛老二的功力雖然還不及炎炎和尚，但因冰魄神彈是火龍功的剋星，故此炎炎和尚受傷最重，葛老二却還勉強可以禁受得起。

他雖然禁受得起，厲南星可不容他再鬥下去，騰的飛起一腿，將他踢得骨碌碌的滾下山坡，冷笑喝道：「你這斷值不得污我寶劍，饒你一死，滾吧！」

炎炎和尚只道是厲南星的一種獨門功夫，留在最後才下殺手的，噴出一口鮮血之後，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厲南星，老子與你拼了！」他料想厲南星決不會饒他，是以明知拼鬥不過，也不能不豁出性命撲將過去。玄風道人抱着同一心思，長劍閃電般的向厲南星急刺。

陳光世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：「果然沒有給他們發覺。」他知道炎炎和尚的火龍功已是大為減弱，葛老二又已跑了，厲南星以一敵二自是穩操勝算，用不着自己再發冰魄神彈。

不料心念未已，只聽得炎炎和尚一聲大吼，從厲南星身旁衝過，飛跑下山；玄風道人的衣袖一片殷紅，跟着也跑了。厲南星似乎是想去追趕他們，但身子搖搖晃晃，邁出兩步，便即凝身，顯然也是受了傷。

陳光世又是吃驚，又是後悔，心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我應該再發幾顆神彈，拼着給他們發覺，但厲叔叔却可以免於受傷了。」

炎炎和尚與厲南星最後拼的那掌，也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他本以為是性命難保的，一拼之下，忽覺厲南星的內力減弱許多，雖然自己還是拼他不過，但他似乎亦已是受了自己所傷。

炎炎和尚得意之極，縱聲笑道：「厲南星，你雖然傷了老子，你至少也得臥病半年。咱們後會有期，但願你的傷治得好，可莫短命死了。」言下之意，即是還要找厲南星報仇。他雖然不敢回頭再鬥，門面話可是不能不說。

厲南星故意喘着氣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也但願你的傷能夠快好，咱們再決雌雄。」說了這幾句話，似乎已是有一點支持不住的樣子，坐在地上。炎炎和尚與玄風道人已是去得遠了。

陳光世跳下雲台，說道：「厲叔叔，你怎麼啦？」正要過去扶他起來，厲南星已是一躍而起，哈哈笑道：「我裝得像嗎？想不到連你也給我騙了。」

陳光世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厲叔叔，原來你並沒有受傷。但你為什麼要放他們？」厲南星笑道：「我是讓他們以為我是受了傷，他們才不會提防我呀！多謝你這顆冰

魄神彈，不過，你出手却也早了點兒。我本來想再鬥百招之後，才裝作兩敗俱傷，好教他們更不會起疑的。」

陳光世暗暗叫了一聲「慚愧」，說道：「厲叔叔，你裝作受傷，是爲了方便入京行事吧？」

厲南星道：「不錯，我要殺他們是不能，但還是留下他們的好。讓辛宗濤幫忙，遲遲把李光夏救出來，不是可以省却咱們許多氣力嗎？殺了他們，反而打草驚蛇，嚇得北宮望和辛宗濤不敢按照原來的計劃，那就倒是誤事了。」

陳光世說道：「原來他們的說話，厲叔叔你也聽見了。我却是在爲尉遲大俠擔心呢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你是不是想入京報訊？」

陳光世道：「不錯，但我又好生委決不下。邵老前輩和蕭夫人的女兒被他們捉去了，家父和他們兩家頗有交情，此事我已得知，自是不能坐視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你到三河縣救人，我入京報訊。」

陳光世正是這個主意，說道：「好。那麼我先到三河，但願能夠順利救出她們，再入京拜見厲叔叔和尉遲大俠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你救了人趕快回去，切莫入京。」

陳光世詫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厲南星說道：「北宮望的統領府，能人不少。炎炎和尚雖然不知道是你發的冰魄神彈，回去一說，別人看了他的傷勢，難保沒有人看得出來。我想令尊大概也不願意你在外面『闖禍』的。」原來陳光世的祖父曾經做過朝廷的大官，是以他的父親陳天宇雖與反清的義士結交，但却不願正面與朝廷作對。

陳光世方才明白，原來厲南星剛才不許他露面還有這麼一個原因。心裏想道：「其實爹爹早已是受鷹爪思疑的了。那年薩福鼎六十大壽，送了帖子來，我爹爹不去道賀，聽說他們就很不高興，聲言要對付我的爹爹。目前不過暫且相安無事而已，遲早也免不了要和他們衝突。」不過厲南星以長輩的身份囑咐他，陳光世却也不便多言，只好應諾。

厲南星道：「救人如救火，咱們這就分道揚鑣吧。」

陳光世忽地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厲叔叔，你到了京城，會不會去見戴均？」

厲南星道：「戴均是我的老朋友，我這次到北京去，本就是準備住在他的家裏的。

你有什麼事嗎？」

陳光世道：「正是有一件事情想拜托叔叔。」厲南星道：「說吧。」

「我剛才結識了一位新朋友，他就是和孟元超齊名的宋騰霄。他和他的二位姓呂的師妹也是住在戴均家裏的，今天才從京城出來，到此遊玩，聽說準備在這裏逗留幾天，在這山上的道觀借宿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宋騰霄是江湖上的後起之秀，我也常常聽得武林朋友談起他。可惜我現在都沒有功夫見他了。可是他有什麼事情要你轉告戴均麼？」

陳光世道：「他這次到北京是想找尋他的好友孟元超的，但却得不到他的消息，也不知他來了沒有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剛才那個炎炎和尚和那牛鼻子（玄風道人）談話，好像是說孟元超已經到了北京。北宮望和牟宗濤串通，就是想要對付他。」

陳光世道：「是呀。所以我想轉托叔叔，將這件事情告訴戴均。他是老北京，說不定可以打聽到孟元超的消息。」

厲南星道：「好，我會留心在意的。我與孟元超在泰山之會結識，我也很想再見到他呢。」

x

x

x

兩人分手之後，陳光世連夜趕往三河縣。他却不知道在他的前面有一個人也正要
到三河縣的，這個人乃是孟元超。

這兩天北京風聲正緊，孟元超是個胆大心細的人，心裏想道：「我負了義軍的重
托，可不能鬧出事來。」驀地想起雲紫蘿的老家是在三河縣，三河縣離北京不過兩日路
程，「不如到三河縣看看紫蘿是否已經回家，順便避一避風頭，待得風聲平靜，再回京
吧。」打定主意，於是就轉道前往三河了。

孟元超小時候會跟隨師父金刀呂壽崑到過三河，也會在雲紫蘿家裏住過，舊地重
來，不知不覺已是將近二十年了。

二十年前事，一一到心頭，兒時舊侶，相見恐無由。孟元超踏進這條山村，自是不
禁甚多感觸了。

驀地想起了與雲紫蘿分手前夕，宋騰霄給他看的那幅圖畫，那幅畫是宋騰霄父親少
年時候畫的，畫中三個少年騎着駿馬在原野上奔馳，一個是孟元超的師父呂壽崑，一個
是雲紫蘿的父親雲重山，還有一個就是宋騰霄的父親宋時輪自己。宋時輪這幅畫就是紀
念他們三人的友誼的。

孟元超心頭悵觸，低聲吟誦畫上的題詞：「秋色冷并刀，一派酸風捲怒濤。並馬三